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九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9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

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

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轄車軸末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

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徐廣曰多音淖齒也因

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大夫出與戰敗

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

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

閱如霖曰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勢自當如是
歸有光曰此傳如事書之不復添設而簡淡之中筆端曲盡自首託尾融結宛然更不可分劃贊後附出二事承前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及燕長驅平齊與世家相為跌宕而著齊之所以轉區而為存也史公此等見作傳精神洋溢處者人云峯斷雲連是也

F0028-(19)

按此傳宣言三
縱及間二見田
單將略全是以
奇勝入

蘇軾曰田單使人
食必祭以致鳥為
又設為神師皆近
兒戲無益牙事蓋
先以疑似置人心
腹中則夜見火牛
龍文足以駭動取
一時之勝此其本
意也
茅坤曰田單將兵
起自卒伍故必為
計以自神與陳涉
吳廣之意同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
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
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
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
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
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
之前行正義曰故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
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
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
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

黃震曰田單守即
墨使妻妾編于行
伍間此李同教平
原君之故智也

董份曰田單即墨
之戰固奇太史公
叙其事亦善狀如
親見火牛觸燕軍
而披靡者
閱如霖曰火牛計
固奇然以齊人之
怒燕師之懈故以
此取勝耳太史公
寫得節次委曲

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及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
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益本作益今即墨富豪遺
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今安堵燕將大喜許
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
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
牛尾炬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
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之
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士卒
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
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
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

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

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

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

後如脫鬼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鬼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

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家。正義曰。為人灌園。媿女憐而

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

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

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封反。蠋音觸。亦音

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臣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

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

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及間先行羣鳥

感眾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眾。棲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

不死。樂毅不取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區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

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剋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

止一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潛王耳。亦無與于其宗廟社稷

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幾一潛王求其所以代潛王者。亦

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代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全燕為利。故其報

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

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

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

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係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

得施。則復齊者。蠋半單半。太史公書蠋事。累數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備於蠋。無加

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

增補史記平本

田單列傳

按處女脫免語。出孫子九地篇。與太史公所謂。先見弱于敵而後戰同意。按論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雲斷涯者。身坤曰。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凋喪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為是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夫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成潛王則莒不為齊矣。燕不即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係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半單半。太史公書蠋事。累數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備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

復齊之功燭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巖谷修 同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也增評

陳沂曰同傳者或共國同或其事同或其趨同而時不足以問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誤矣觀扁鵲倉公同傳此可知也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

索隱曰廣雅云倜儻卓異也○正義曰倜儻反魯連子云齊辯士

田巴服狙兵議殺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亾在且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道者也彼其智不

言有似鳥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欲以富貴害生也直千里駒也終身不談

○又曰蓋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

之機同也蓋跡單

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

而用神速跡遠而

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用奇良跡近而用

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

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

增補 史記評林 卷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

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

特高妙蓋極摹之也
鮑彪曰得諡非當時語此必追書之辭
按此上立客案
許應元曰平原
柄國而喪師辱國
故不敢復持論國
事
屠隆曰連心不勝忿然故氣壯而詞烈
按行既知仲連
為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耳
洪邁曰此等重者
文法如駿馬下千
文坡其文勢正爾
風行于上而水波
自生天下之至文
也若如今人減省
其詞便不見得當
時反覆諱諱然稱
先生尊崇仲連氣

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
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三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
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
趙尊秦
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
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
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
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平原君遂見新
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
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
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

鮑彪曰不知者以
其抱木死為無以
自養不知其非世
也
茅瓚曰仲連不肯
帝秦是戰國一大
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
不肯帝秦志則大
矣身不曰周天子
也秦諸侯也列國
亦諸侯也以周在
上而復帝秦是大
陽之尊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無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
豈不名正而言順
哉
董份曰使梁助者
反言以發其端最
妙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
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
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
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矣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不知則為一身
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為一身
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
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
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
爵一級故謂秦
為首功之國也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
彼即肆
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
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
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死
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竟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
不忍為秦百姓○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
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
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孫臏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謂子之言所以不
知行秦易入也
吳師道曰秦將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夸辭愚謂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不然則且有傲黨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豈為虛言却哉
汪道崑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操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願者下哉

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正義曰衣服曰賻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指指行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按以上不肯帝秦以下論燕將董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二等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茅坤曰仲連遺燕將書不加陳餘遺章邯書
貞德秀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鄒守益曰此書文勢縱橫詞法嚴密如大將軍兵劔戟森嚴而伍列不紊

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入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齊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北泗上之地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凶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

按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而歸齊故即以時不再至二句申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董份曰本言齊雖并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

董份曰以全燕見取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能

何景明曰此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

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奔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能見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

按歸燕之說特喚起東游于齊意耳恐其未知所處再犯其怯辱三字及前忠勇智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按此結二子不規規于小廉小節欲燕將之乘時立功名耳故復揭一智字以應篇首

余有丁曰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為後人補撰

給振強國也劉氏云請說士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功名可立也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公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則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彤彤弓矢六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味也三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

董份曰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素董挾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處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雖不敢知然而連起遠矣

議不還踵郈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之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悻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反悻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

唐順之曰此文如劉錦剪翠

上書索隱曰思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

貞德秀曰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

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遠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勝等嫉鄒陽惡

論議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

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

董份曰鄒陽書此體古所未有獨起

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窘迫故

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

反覆引喻不能自

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故厚養荆軻今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日

又曰蘇長公作韓

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

祠記全自此充衍

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知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

林希元曰此書意

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

思千翻百轉如九

故太白為之蝕昂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于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級浮層愈出愈高

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

詞源如萬里黃河

日太白食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昂虛也夫精變天地

滾滾不竭終歸大

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

海此等文章自是

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

元氣未滿時人千

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

作非後世操觚鑄意者可判然其間

魯仲連鄒陽列傳 六

鳳文館藏

一筆呵成文字

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齊威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遺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所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首公禪及研者白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研聲也字林音下諫

及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罕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鑠金買進云鑠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凶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眾口鑠金也積毀

銷骨也索隱曰犬類云積人積人積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聖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

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

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王讓國於

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封比

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于之後後謂

雖反商政亦未必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

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

慈仁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

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

知非已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

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

曾補史記平本

魯仲連鄒陽列傳 八

鳳文館藏

不能盡舉特舉由

余子臧以見例

又曰上無朱象管

蔡忽出此與由余

子臧為偶今人所

忌古人文字正不

如此拘

林希元曰前面文

字凡七變至此方

收拾說歸梁王然

也

所見同

以下收拾前面意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使刺由應劭曰師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

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囚公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

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

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言又過之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間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駢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

根抵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抵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解枝木根也 而為萬乘器者

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為之容飾也 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

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怠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

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

君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有按劍相駢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為鈞以其能制發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

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章昭曰陶燒瓦之窰鈞木長七尺

有紋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

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泥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

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如槽也○索隱曰言駮足不可

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卓歷也韋昭云卓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卓也又郭

璞云卓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頗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卓在早及方言云梁宋齊楚

燕之間謂燕之謂謂 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

而死○索隱曰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

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

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 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

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 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特也○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九

茅坤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草處

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嘗絕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素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王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

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控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術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
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黃震曰魯仲連關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滑王之事為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鄒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無救勢亦必凶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屑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

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

然直以為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繼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甚羞哉
楊維禎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為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羈韓魏制燕趙齊謀楚囊括并吞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歃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殺肉餒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帝於天下一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持三寸之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醜醜之地亦凜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犬梁之使聞其議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王帛奔走關中秦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耶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俾鄒陽同傳擬入恐非其倫耳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終

巖谷 修
同校
石川 鴻齊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陳沂曰：二子一傳，自成一片詞，皆屬而意皆可悲者。茅坤曰：以議論行敘事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原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史記嫺音隱，又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士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

按以下並太史公變調。按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增補史記平本。

節制雅懷... 騷之趣者也... 董份曰此傳大槩... 漢武帝命淮南王... 安為原作者也... 史公全用其語... 固嘗有論矣... 又曰太史公筆端... 固好而綱羅遺文... 撫拾今古當武帝... 好文之世才士畢... 集著作皆可觀覽... 而太史公特總其... 大成所以尤不可... 及即屈原一傳見... 之矣班論在離騷... 經王逸序註中... 按詳張儀始終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

車為屈原諫楚... 王張本... 昔人咏楚懷有... 詩云六里青山... 天下咲張儀容... 易去還來諷刺... 甚婉轉... 朱應麟曰屈原... 之死正矣與日月... 爭光矣獨惜其不... 早耳商於之約秦... 人之計之疏也謂... 宜廷而爭之母絕... 齊交母狙秦利不... 聽則伏劍王前願... 畢微命王必建然... 思也而可無受欺... 于張儀矣秦人之... 請獻漢中也大夫... 以使出比其反則... 鄭袖已為釋去張... 儀矣大夫宜以此... 激諫於王使之卧... 句踐之薪浮勵而... 待之不聽則咋舌... 自殺以身為請王

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平。○正義曰：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一。懷王稚子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茂盛貌傷懷永哀兮索隱曰莽音茂○正義曰莫古反

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莽音茂○正義曰莫古反眇兮窈窕徐廣曰眇眩也○索隱曰孔靜幽墨曰眇音曉窈音烏鳥反

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翰王逸曰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

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王逸曰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曰下鳳皇在茲音戶

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

羣吠兮吠所怪也王逸曰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

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王逸曰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索隱曰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索隱曰

豈知其何故楚詞特作邈並吾故反固有不遘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王逸曰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索隱曰

浩浩沅湘兮流涕兮王逸曰修路幽拂兮索隱曰道遠忽兮會

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

增補曰已平水

屈原賈誼列傳 四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增補曰已平水

云萬里悲秋常作
客百年多病獨登
臺蓋萬里地之遠
也秋時之慘悽也
作客羈旅也常作
客久旅也百年齒
暮也多病衰疾也
臺高敞處也獨登
臺無親朋也十四
字之間含八意此
篇曾陸恒悲兮永
嘆慨兮九字亦然
陸字悲字嘆慨字
皆悽慘意皆字有
無聊意恒字永字
皆言其常也屈原
疊用此等字皆狀
其拂鬱處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正義曰按類例也以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貢。○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補方苞曰惜諸人
不能直諫而繫以
楚之削與滅通篇
脈絡皆相灌輸
增茅坤曰太史公
以屈賈同傳豈徒
悼志悲之未遂盡
命之不長哉楚之
亡也以不聽屈原
而漢事之缺以誰
之大一子之存以
所係何如哉
柯維駟曰宋玉屈
原弟子也與唐勒
竝時元微之曰詩
窮於周騷窮于楚
謂之楚者宋玉數
子與焉或問楊子
雲曰景差唐勒宋
玉枚乘之賦也益
乎曰必也淫詩人
之賦麗以則詞人
之賦麗以淫然則
屈原蓋詩人之賦
數子莫及也
增王世貞曰史蓋

為河南守聞其秀才
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
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
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
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
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
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
尚黃數用五
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
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盡害之
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

增補史言 卷八十四 五 鳳文館藏

增補大經曰世隆
 相與非笑者諫
 佞成風反相與非
 笑直者軟熟成風
 反相與非笑則者
 競進成風反相與
 非笑恬退者侈靡
 成風反相與非笑
 儉約者傲誕成風
 反相與非笑謙默
 者賈子云莫邪為
 鈍分鈔刀為鈍風
 俗如此豈不可哀
 半

按師古云章甫
 薦履言冠乃居
 下履反在上也
 離遭也
 按師古云漂漂
 輕舉貌
 尤籍曰余讀太
 白去婦詞云憶
 昔初嫁君小姑
 厘倚床今日妾
 辭君小姑如妾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
 起則合加動羽
 翻遠逝而去之
 徐廣曰二云遙增擊也○正義曰搖動
 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

彼尋常之汙瀆兮
 魚橫江湖之鱣鱣兮
 如淳曰大魚也鱣曰鱣
 魚無鱗口近腹下
 索隱曰汙瀆也瀆小渠也
 豈能容吞舟之
 魚固將制於螻蟻
 索隱曰莊子云
 庚桑楚謂弟子

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
 亦同案以喻小國暗王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
 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二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扁脚石
 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

隅楚人命鴉曰服
 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
 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鴉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鴉如雌鷄
 其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
 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
 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索隱曰姚氏云
 廣猶寬也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
 徐廣曰歲在卯日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閼起也
 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烏曷反

四月孟夏庚
 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
 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口之兮策言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
 識策之辭○正義曰發
 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

長回頭語小姑
 莫嫁如兄夫古
 今以為絕唱然
 以余觀之特念
 恨決絕之詞耳
 豈若谷風去婦
 之詞曰母逐我
 梁母發我笄雖
 遭放棄而猶反
 顧其家戀戀不
 忍乎賈誼屈
 原至以漂漂高
 逝譏屈原之不
 去而曰臨九州
 而相君兮何必
 懷此都也則皆
 理傷道甚矣况
 原為宗臣無去
 義乎故處人倫
 之變當以柏舟
 之宗臣為正若
 原之懷憤已非
 母論去矣
 按師古云李說
 非也賈誼自言
 今之難報亦猶
 更頸疾而遠擗
 猶入或因禍致
 福倚伏無常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子
 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辭

吉乎告我以言其當
 正義曰淹數之度兮語
 此亦皆假借為對

予其期
 徐廣曰數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正義曰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反幹轉也

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也或曰蛻變相連也○索隱曰
 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

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閒勿音室又音味勿穆深

兮福所倚
 正義曰於
 福兮禍所伏
 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福案倚者立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
 正義曰言禍福相
 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
 李斯也

傳說胥靡
 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
 褐帶索備禁於傳嚴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倚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

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
 李斯也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
 身處也

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糾纏
 繩索相附會也攢曰糾絞也纏

旱兮矢激則遠
 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
 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捍同音以言水

馬漢書作而
王應麟曰見細德
之險微類注云見
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微見
險證而去所謂色
斯舉矣見幾而作
也

注有山鵝漢書
註作有鳥如小
雞
棟曰其詞汗漫
恍惚蓋皆遺世忘
形之說此太史公
讀之而有同死生
齊物我令人爽然
自失之嘆也詎謂
長沙抑鬱不自得
適有鵬入之異長
沙地卑濕恐壽不
得長故為此賦推
原死生之理以自
遺也
茅瓚曰賈誼鵬賦
源流自檀弓來

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
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
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
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索隱曰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投羣形者
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 塊軋無
垠應劭曰其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塊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
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正義曰塊
字音鳥郎反軋與音預 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曰此
莊子文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
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
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
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
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博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
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忽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
之長短而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
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 小知自私兮
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 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固
有所然物固有所
不可無物不然無
言人生不測也 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璠曰以身從物曰
殉○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夸者
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璠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也○索
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
甚用則夸毗者
可悲也 品庶馮生孟康曰馮食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
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恃念之意

也然案方言每字今從手旁音
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
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
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黠又怵者誘也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
靈府弘曠故名大人 拘士繫俗兮攔如囚
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曉索隱曰說文
二云攔大木柵也漢書作德音去隕反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
子云古之
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
日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
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
邪氣盡去及其六年謂之真人也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
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損死不
服度日絕聖棄知而忘
其形固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
灰也莊周二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
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
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一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
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
生休我以死也 澹乎若深淵之
靜汜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
出莊子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
空也○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
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
人謂上德

增補史記評本
增袁黃曰賈生傷
悼壽不得長故以
下屢道及命字曰
有命曰委命曰知
是德道之士也

增補史記評本
卷八十四
屈原賈誼列傳
八
鳳文館藏

命與此命字相喚微事不足徵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之說應大抵皆一死生按天地以下通徐廣曰祭祀福祿也嗣案知淳曰漢唯祭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

用莊子按何足控博言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

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

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

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

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

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

自沈淵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林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

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歎徐廣曰一作爽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為長沙傳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鵬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為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實皆大有關於政理是謂可以不得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不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已之言不得已而自沈誼以新進之士欲開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取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為同傳焉

王慎中曰太史公先敘屈原以讓見疎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意復敘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倦倦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

彈子因以求鵝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賈誼所謂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者蓋本此索隱註覺淺

光緒曰伊川謫落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知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已去不可追

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

矣羅景倫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達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然則平時須有若若死若若休等見解方能如此鎮定

增袁黃曰賈子云不以生故自賢勞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分知命不憂陶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

增宛委餘篇云淮南子云桀囚於焦殿齋按前席謂之言又復發矣武帝之怒不知文帝之謙也何孟春曰洛陽開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于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子人何尤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耳增趙恒曰讀其詞而悲之見所自沈湘又悲之及觀賈生吊之文又恠以被其材游諸侯云云自令若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終

巖谷 修 同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論賈生嘗讀蘇長公賈誼論其論賈生亦即所以論已也 主一作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

往來販賤賣貴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 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賣貴義同今如字讀 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子 索隱曰名柱後立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

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

楚 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 子楚母曰夏姬

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 索隱曰質音致今讀依此殺梁傳曰交質子 秦數

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裏王之 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 用宜依小顏讀為畫音才刃反進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

呂不韋列傳

茅坤曰不韋雖豪謔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云 按此往來販賤賣貴為下文奇貨可居根本 索隱曰呂不韋以不韋客趙一見異人自為奇貨遂以千金為異人結客要舉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以能得之於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款而以賢孝自託不韋之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筭之明也然父子借之也

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至愛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要未嘗以為奇也顧其賈豎之見貪得無已時賈姬種禍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智窮卒與同斃豈非貪黷無厭哉茅坤曰叙不韋之謀立子楚如平指談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

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都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賢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善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富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為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侯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侯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

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彭越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以予為取之術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舉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重尊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

董份曰念者非真念也不韋知有身而伴怒以念耳余有丁曰政生踰期天奪羸祚也

王維損曰不韋實與春申君實楚絕類

陳文燭曰子楚以不韋謀得歸子楚夫人以蒙家女得匿皆天所以成秦亦所以禍秦且趙初欲殺子楚夫人及子政而卒奉以歸秦其事尤巧

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間音閑從音七恭及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期常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囚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

光緒曰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已先為呂不韋滅矣王倉州秦女曲所謂邯鄲倡姬秦國母秦王相國邯鄲賈邯鄲大賈秦仲父仲父舍人秦假父讀此可為秦發一咲

閔如霖曰將敘呂氏春秋先提是時一段何等原委

按班固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列之儒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列之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非純子儒也

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太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鹽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二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卒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孟嘗春申久已據表及傳孟嘗春申久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久之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揚慎曰懸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畏秦勢然耳揚雄乃云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王世貞曰呂氏春秋其文錯出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神官者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其不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敢增損哉儒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廟之經追今焉其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謀秦裔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懼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密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餐直不苟以順土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

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

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廢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

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莊襄王葬壽陵孝文王葬

按此徙宮居雍在雍州萬年縣正義曰在長安東也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在長安東也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王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

按此事類釋里子陳文燭曰以子為後一言深中始昭王之忌則范睢說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一則廢太后逐二弟涇陽高陵君一則盡橫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元緝曰不韋陰謀詭行滅秦宗祀自以為得計至飲醜而計始窮太史公曰呂不韋由此細矣蓋亦知其生乎險詐至是始欺露也秦州山人云不韋泣醜杯業為釣奇誤囊

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舉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自始皇○索隱曰劉氏寧音其矩及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為窮寡家之子也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城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蜀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中千萬金易君
十萬戶直令呂
不韋魂消
論方苞曰夏太后
華陽太后薨葬本
不應載不韋傳以
夏太后有後百年
荀當有萬家邑讓
史公好奇欲傳之
而以入秦本紀則
無關體要故因莊
襄王之葬牽連書
之而莊襄王之葬
所以見不韋傳又
以後與莊襄合葬
正陽者乃不韋姬
也但此等只為文
章波瀾據史法則
不宜書也
鮑彪曰不韋賈人
也彼安能知義欲
圖贏而奪嫡立庶
秦國之不亂敗者
幸也以此得贏而
飲醜于蜀於是知
有天道矣

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從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醜
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
后薨諡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與
莊襄王會葬宦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毒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
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
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斲年宮正義曰斲年宮
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而呂
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
聞在家必聞馬融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節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誘懸金
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黃震曰呂不韋大
賈也以君之子為
奇貨而居之竊寵
既多禍敗允當太
史公以為此孔子
之所謂聞者誤矣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
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機納
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
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魯黃法憲曰司馬遷傳刺客凡五人等焉曹沫為最上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凶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以勇力事魯莊公。

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

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首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

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二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

也桓公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子

進為言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

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

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

罪不容族也。荆軻事雖不成然有烈

與羊豕之貨屠為肉何異愚亦甚矣專諸雖成伍員之事以弑君報知己

其面碎其體以為身半以為義此

特以爭寵不平小嫌耳在仲子且不必報政為其所知即當諫阻不聽則歸其金已耳何至挺身刃累而自裂

之且俠累與仲子非有殺君父之仇

政為最下夫丈夫之身所係亦大矣

士風曹沫以敗軍失地為此舉身名兩全亦小人行險僥倖耳揔不知鉏麀則遷所不錄也

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胥之亡楚而

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

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

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

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二人次曰餘祭索

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

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

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

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

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一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

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

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

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因於楚

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

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世家以為十三年非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

董份曰見專諸能

子陳衆中刺僚

增補史記平本

刺客列傳

鳳文館藏

茅璿曰既許侵地遂北面就群臣之位此其不可及處

閔如霖曰非投七首歎句則沫直一

茅坤曰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僚後

乃言其故又直敘下不言初

余有丁曰外事謂伐楚

王維楨曰光之父以下却逆序光有

內志之由變化顯倒不拘常法

閔如霖曰只三句包盡多少

抑王世貞曰凡劍

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絕吳越春秋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大史公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意以為真有之不然以項王之武嗜鳴叱咤千人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習劍者先王之遺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諸者流僅其粗耳斯亦烏可盡廢其說然欲快天下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

董份曰見專諸能

子陳衆中刺僚

增補史記平本

刺客列傳

鳳文館藏

閔如森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二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伏後舉人遇我案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世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

甚尊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為下文讓言張本

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凌器耳

王世貞曰此傳載其友識之不言其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并為參乘襄子命往視梁下讓讓却伴履為死人叱青并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并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氣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乃自殺

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樽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樽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藝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飲器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賢會說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今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鬻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鬻也戰國策亦作厲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願反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鉅賈也
茅坤曰襄子斯言也
有君人之度矣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孰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茅坤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
何孟春曰柱厲叔死昔救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愧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一臣之節可尚矣而必曰將以醜將以愧非賢者之言也
茅坤曰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寫此光景
方孝孺曰讓既自謂智伯

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移其伏劍之死于其日
伯雖頑冥庶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死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悼悼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
何孟春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所能變者讓視二主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去哉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凶何以當其所遇哉皆不可以言士
平。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讓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正義曰。汾橋下架東一。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止。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矣。故略之耳。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
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索隱曰。高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烈侯三年。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大史公聞疑傳。疑傳信事難。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
與韓相俠累有卻。
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此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卻之由也。
嚴仲子恐誅。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聶政母前。刺客列傳。四。鳳文館藏。

金履祥曰智伯雖滅亡無後然如開如寬尚據邑未下也... 嚴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 嚴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 嚴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

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是也... 王莽曰卒備寶主之禮而去政固已心許之... 唐順之曰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董份曰此數言戰國第一等文字也... 不知當時屠者亦解作此語... 光緒曰揚廉夫以聶政為忠孝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余獨嘗其不然未嘗有忠孝而不得為仁人義士亦未嘗有不得為仁人義士而得為人義士而得為仁人義士者... 增補口已平木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五 鳳文館藏

問其生為知已
百金何當道片
言殺心起老母
既以歸為君報
睡眼關入白刃
林督然刺袂累
皮面不可跡欲
以存其婦人間
捐生土殉名安
足齒嗟嗟政之
人品於是定矣
董份曰刺客傳如
孟政獨行杖劍至
韓即一言可見其
氣如荆卿歌易水
之上就重不顧只
此時儒士生色
又曰直入奮擊頃
刻事成雖其其身
勇亦著矣
王章曰太史公傳
刺客不得不鋪張
之而于年表則書
盜殺韓相俠累獨
得春秋筆法
綿詳悉未乃用嚴
仲子知吾第一句斷
之斬截之甚又繼以
立起如韓之市而死
者果政也緩急起伏
宛然當時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
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二月盜殺韓相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
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
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
相者榮一作榮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懸之
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
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
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名
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
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
劉黃裳曰及讀作披茅坤曰兩莫知處思致極工劉辰翁曰聞人有刺韓相四句語甚經
得春秋筆法綿詳悉未乃用嚴仲子知吾第一句斷之斬截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
者果政也緩急起伏宛然當時

氣象
按此處鎔化國
策文自象爽
獨飽彪曰妙榮之
死蓋兄弟之義國
策述其言以為不
愛身以揚弟之名
而說者徒知論名
而不及義此皆戰
國之習也史記云
向政知姊無孺之
之志不重暴骸之
難必絕險千里以
列其名姊弟俱優
於韓市亦未必敢
以身許仲子也列
女傳云榮仁而有
勇不法死以滅名
詩云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此之謂也
愚謂子長得政之
情子政得榮之志
然一則曰列其名
一則曰不滅名猶
未免世俗之失也
袁黃曰士固為
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也

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察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
今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
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剋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
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為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
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孺忍
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男燥則必必
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優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
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
有刑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刑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
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

知己者死與上士固為知己者用同照應董份曰政猶春秋間刺客常事然以謂刺客則尤奇故敘次其事令人撫劍于數十年之下猶若歛者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茅坤曰此一轉有餘音嫻娜之態鮑彪曰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不知為人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補補猶細人耳政不幸認為所知故死于是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于此者乎哀哉凌約言曰荆軻敘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恨按此傳敘燕多慷慨之士因荆軻而波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歟李廷機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按呂氏劍短入長條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蓋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笮以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

曰余平生酷好荆軻傳非特慕其奇蹤亦喜其長善於模寫也清霄願靜展卷讀之擊節酸鼻覺悲風從窻際入豈燕歌故有此耶漸離矐矐報丹亦不負此筑者方苞曰觀史公所增易乃知國策之疏荆軻傳乃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刪其首尾蓋以軻居閭巷間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撰秦皇在秦分六國後故也後論自言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戰國舊聞明矣且先秦人敘事皆廉簡其紆徐曲暢自史公作乃有此好學深思者必能辨之

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轉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入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鞠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按此以行文而敘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荆軻性處與蘭相如韓信同
 按太史公次荆卿之刺秦王也
 既先以蓋毒層勾踐之短卿者發端而未復結以魯勾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荆卿之意可想見矣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趙恒曰按目之而去此之而逃去此可見其沈深也
 鞠武之荐田光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則田光固以沈深而後能知荆軻也
 善待荆軻有以哉按全以問答代敘事
 羅大經曰苗劉之亂張魏公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

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以之燕太子受而金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八寒甚則
 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購同購合也漢文備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
 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恐不能須臾且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鵠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

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忍害忠義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視而不答遂去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鉅鹿矣執謂世間無奇男子乎若太史公所傳刺客視此何如
 張洲曰約三晉連齊楚購匈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緩亡不可以抹也然至此時雖有智勇亦難為功必無幸矣曠日彌久猶

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足結及蔽猶拂也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
 俛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有國焉一憤之不勝而且暮不保丹為欲存國哉直自快耳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李廷機曰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功相值也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荀卿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按此叙高儀曰其死非為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

軻方苞曰田光之死不載太子往哭恐與樊於

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

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

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言。此天之所以哀燕

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

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

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

關以重利，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索隱曰：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

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

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弩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

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

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九

鳳文會集

期事復也

增黃洪憲曰：當燕丹時，內無強力，外無應援，而以虜國當鳥擊之秦，此謂卵抵泰山者也。故

刺秦王亦必不利。亦必故刺秦王，非失計也。夫鳥附五石，非長生之藥也。即有寒熱之疾，中子關竅，則鳥附用

詭譎，詭道起則五石用等死耳。冀萬一其效之，故人有死疾，則鳥附五石不可廢。當丹之時，垂絕之國，則荆軻未可非也。

趙恒曰：劫字當看是丹之本謀，後必欲生劫之二字，相顧不但欲其反，燕侵地且欲其悉，反諸侯侵地。

茅坤曰：燕太子之

計拙矣而謀判軻
軻無一言為太子
謀固知軻非國士
也願秦舞陽一咲
稍有志士輕生之
風耳
芻坤曰判軻不逮
肅政遠甚肅政之
辭神子也以百金
判軻則然于車騎
美女之間矣
趙恒曰前云夫
樊將軍窮困於天
下云此云樊將
軍窮困來歸太子
丹意氣不凡可見
此所以能得判軻
也豈漢淮陰等八
可比哉淮陰殺鍾
離味車見淮陰傳
芻坤曰判軻請樊
於期頭一節愚竊
謂非人情也當時
必軻與太子陰取
之而好事者飾奇

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
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
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
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
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
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
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徐廣曰提音張鳩切一作抗○索隱曰提謂以劍刺其胸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
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徐廣曰搃一作搃○索隱曰搃音烏華反搃音烏亂反此字書作宰堂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或戰國豪俠節者
為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得
人一頭其發語如
是不容入不刻骨
而伏劍也
董份曰敘匕首縷
縷亦借判軻之虛
發也
董份曰以十三歲
之童子以輔行卿
亦疎矣
按卿既欲有所
待矣丹延強之
使行而卿亦竟
從其強而莽如
是安得不取敗
哉
光緒曰按屠隆
判軻歌云判軻
薄舞陽匕首狹
秋霜殺氣衝寒
日悲風下大荒
綉柱猶堪遠金
屏不可防燕魂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
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
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
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
也索隱曰焯染也音忽漬反謂以毒藥染劍鏑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入血出足以沾濡縷便立死
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
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
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
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
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

飲恨沒秦草遂年芳此歌亦甚慷慨得荆卿之致

李廷機曰宋人有以勇名於其里者里之人莫敢在視一渡河遇虎負其子俱咆哮嗥嘍若將噬之彼勇者匍匐視不敢出一息里人曰何今者之怯也則曰吾勇吾里也何虎之能敵史遷稱武陽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比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宮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在燕殺人不敢忤視繼人秦便色變震恐其不為勇於里也者幾希謀國事而遺無知小子不以何待茅坤曰一時倉卒之變摹寫殆盡

光緒曰提搥也景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王蓋曰至此猶含笑入死地壯哉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一

刺客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於期語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丹子云左手揜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亡聽琴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

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

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

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

餘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經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

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索隱曰

同古字耳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子云荆軻拔匕首持益反秦王復擊軻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

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貫育者

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喜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亡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行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

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王人翁也又幸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

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

衣更容貌而前擊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

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

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

矐其目矐音海客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煉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

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今重以擊人復進得近擊筑朴秦皇

帝索隱曰朴音普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

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

增補史記平水

刺客列傳

卷八十一

鳳文館藏

十一

刺客列傳

增補史記平水

黃震曰大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

黃震曰大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

決待既廢而擲之

決待既廢而擲之

何其疎也

何其疎也

董份曰以勾踐之

董份曰以勾踐之

言結傳未見軻之

言結傳未見軻之

劍術未盡不然當

劍術未盡不然當

遠往之時不能一

遠往之時不能一

決待既廢而擲之

決待既廢而擲之

何其疎也

何其疎也

王維楨曰傳內蓋

王維楨曰傳內蓋

謂待吾客與俱

謂待吾客與俱

者即其人也

者即其人也

光緒曰高漸離

光緒曰高漸離

有此一筑而荆

有此一筑而荆

卿又與極善當

卿又與極善當

時何不邀使入

時何不邀使入

秦而竟副以舞

秦而竟副以舞

陽乎抑荆軻所

陽乎抑荆軻所

謂待吾客與俱

謂待吾客與俱

者即其人也

者即其人也

王維楨曰傳內蓋

王維楨曰傳內蓋

謂待吾客與俱

謂待吾客與俱

者即其人也

者即其人也

田光鞠武於期蒙

田光鞠武於期蒙

嘉夏無且凡八人

嘉夏無且凡八人

安置先後咸有脉

安置先後咸有脉

絡不可缺一

絡不可缺一

董份曰以勾踐之

董份曰以勾踐之

言結傳未見軻之

言結傳未見軻之

劍術未盡不然當

劍術未盡不然當

遠往之時不能一

遠往之時不能一

決待既廢而擲之

決待既廢而擲之

何其疎也

何其疎也

黃震曰大史公謂

黃震曰大史公謂

五人介然不欺其

五人介然不欺其

志恩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

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八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信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終

豈不悲其遇知已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刺客列傳

十三

鳳文館藏

巖谷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評點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一代至昭侯徙上

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

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

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

急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

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土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

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

故詭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

茅坤曰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亂天下而史公信地看得太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由斯為用之意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王世貞曰孫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向歆學父子而人夷夏者必有德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李斯列傳

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曰是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曰胥相也幾謂密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剪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分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駮除徐廣曰駮音撮○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

按怠而不急就即前得時無怠意李斯之自謀與為秦謀皆不

外此一句茅坤曰斯之本謀故擊而提之于此

李塗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及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入廢言也

機防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入字而精神愈出意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遣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二百餘里以新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漑渠今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求不豹索隱曰不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繆公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

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

思愈明無限曲折
變態誰謂文章之
妙不在虛字助詞

茅坤曰斯文之工
千年以來所絕少
者

楊慎曰逐客書反
覆議論組織能藻
而意切至

凌約言曰不引前
代他國事只以秦
之先為言切實動

聽
客者尚謂不負秦
哉吾嘗歷數其罪
而之僭王猾夏

狡焉啓疆非仁也
離衡合從戰天下
之民而血之非武

也暴如虎悍如鷲
禁網密于奔灰刀
錐加之遇諶非仁

也誠有百家之書
客何以不負秦哉
高儀曰結一句便見逐客之非而下乃歸功于客此文之妙委曲有味未有不入人者

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

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
車三川今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于相又三
川是儀先

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包九

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宣城縣云故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此四君

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
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

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子闈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瀆山一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梢皆駿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

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

不實外廐索隱曰馱音決馱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馱廣雅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

頭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

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綈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不進於前而隨

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瓊叩瓦彈箏博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異國之樂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八十一

李斯列傳

浚約言曰語意已
盡復總括上文而
覆說之益見客之
不可逐文字之有
開闔如此

按此下意有三
段文法三變

董份曰秦王性好
侈大故歷以份華
進御聲色之美啓
其心此善說之術

也斯之陰說逢迎
二世之欲已兆于
此矣

林布元曰只就
逐客一事生枝生
葉反覆頓伏有無
限態度無限精神

真秦漢間第一等
文字

樓昉曰三段一
意反覆而語不相
益益見精神

光緒曰按王學
士南人不可為
相辨云夫物之

也今棄擊瓊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也今棄擊瓊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也今棄擊瓊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也今棄擊瓊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也今棄擊瓊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產於南者多矣
錦綺羅純黃金
珠璣象犀孔翠
梗楠檉樟餘若
橘苞竹箭山之
珍海之錯繡載
而北人皆悅之
賞之至於人才
何獨不然為此
者當為南者去
可乎議論實本
諸此
徐中行曰按爭
聲最悲王臺卿咏
筆詩所謂惟有高
秋月秦聲長可憐
是也筆五絃斂身
也今弄涼二州筆
形如瑟不知誰改
王鑿曰以韶虞與
鄭衛並說此戰國
之習
博防曰三段一意
反覆而語不相沿
益見精神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人謂前通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云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萬新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

董份曰反覆駁辨至此斷決有鳥獲貴首之力秦之氣也
吳寬曰詞語激切一三言有萬鈞之勢
羅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容與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以此容以容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茅坤曰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于此
董份曰諺紕二字乃太史公指摘李斯心病處
何孟春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

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余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如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紕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一帝故云定一尊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

可多學為士人妨
廢耕戰至始皇遂
有焚書坑儒之事
此事蓋不獨出於
李斯也荀卿論法
後王在審其所貴
其言曰後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後王
而道上古賢之舍
已之君而事人之
君也其徒李斯相
秦事不師古而是
古非今者有辟此
其禍水之源乎
光緒曰按瓊山
詩云天下簡編
焚毀盡地橋依
舊有遺書秦蓋
欲以焚書愚天
下而不知民不
可愚也又云秦
人本意愚黔首
畢竟誰知是自
愚
王維楨曰此處入
諸親貴盛為三川

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今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
且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
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今治離宮別館周
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山川
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
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
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
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
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
琅邪正義曰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今事皆從始皇有
伏後趙高與斯矯制案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
在綏州上縣東南

守及荀卿之語以
照後事
董份曰既知為害
何忍甘之此程程
嗜酒明知人欲殺
而復飲以就擒者
也古今人陷此轍
多矣讀之感歎
按此段與觀鼠
蹄刑二處暗相
首尾
按杜預集古人
文章之善者曰
善文
茅坤曰始皇病且
篤當召大臣顧命
而私令趙高為書
授太子以讓亂此
天之所以以秦也
高儀曰真字下得
感切可為人主暮
年繼嗣不定之戒
董份曰秦滅六國
定海內威服四夷

五十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
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
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病甚今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
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
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
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徐廣曰一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穎
作輜輳曰輜輳車如今喪輜輳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
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
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
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
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
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
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

其氣可為雄盛矣而孰知帷幄小豎如一趙高者乃足以匹秦亂天下所謂吳越起于輦轂禍故多生于隱微而伏于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董份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而卒以淫暴為匹國之主皆一宦官誤之也輔道幼主可不擇人哉王維楨曰高其人面而鹿食耶安教胡亥以此論余有丁曰歷載趙高言于斯傳見同惡相濟按先儒陳氏注曲禮天王登假猶漢書稱天行行去聲以其往

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謙史記音隱宰顯友○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及則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二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

而不遂故曰大行也董份曰高必以蒙恬之隙纔能傾動李斯而使之叛按連用五執與句文法古朴楊慎曰管事字亦古董份曰人主待大臣手滑使宦者得以藉口矣可嘆

余有丁曰庶幾謂貪生幸利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

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

避死而幾他望也
古幾字與冀同註
緣甚
又曰孝子不勤勞
而見危言孝子謹
身事親不蹈危險
也暗指胡亥
王應麟曰斷而敢
行鬼神避之見末
而知本觀指而親
歸秋霜降此戰國
諸子之言而趙高
誦之耳

吳寬曰斯到此一
點持祿固寵之心
為高所亂矣
唐順之曰嘆鼠之

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
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
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
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
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
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
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
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
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
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

情于此畢露
屠隆曰：按李斯
詐立胡亥，陰弒扶
蘇，雖由趙高之奸
實其私心所肯也
蓋焚書坑儒，斯議
也。扶蘇諫坑儒而
居外，斯必深念之
以吏為師，斯議也
胡亥傳之以高學
習法事數年，斯必
深欲之，則斯心欲
立亥不欲立蘇，亦
彰明較著也。彼其
初難之，不過飾說
以欺高與天下耳
其後扶蘇死而斯
大喜，真情其微露
矣
蘇軾曰：夫以法毒
天下者，未有不反
中其身及其子孫
漢武始皇皆果於
殺者也。故其子如
扶蘇之仁，則寧死
而不請，如戾太子

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
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
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
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
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
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遺胡亥、客奉書
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
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
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
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
○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

之悍則寧反而不
訴故為二君之子
者有死與反而已
李斯之智蓋足以
知扶蘇之必不反
也
陳仁子曰官寺以
廢立之事持其君
者鮮不為患昔賢
牛殺嫡立庶而立
叔孫昭子昭子即
位朝其家眾數其
罪而殺之仲尼以
為不賞私勞不可
能也昔趙高立二
世而卒挾其恩以
殺二世視目役逆
子釗之事何如也
夫立君大事也不
顧命大臣而聽之
宦官其禍遲而大
二世無昭子殺賢
牛之勇李斯又無
呂伋逆子釗之規
反為所陷焉他日
孫程以策立欺順

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
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
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
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
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
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
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
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
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

帝王守邊以策立
誤文宗皆自高始
矣

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
十公主砒死於杜史記音義曰砒音貯格反○索隱曰砒音宅
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

董份曰小人所以
動其君者以勢味
之以欲啓之焉得
而不從也
余有丁曰此謂攬
權者古今奸人未
有不以是愚其君
也

急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
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
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曰

黃洪憲曰按公
子公主為胡亥所
殺子嬰妻子又為
項羽所殺實秦累
世殺人之報也
王維楨曰骨肉自
殘至若此可哀痛
哉

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
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

董份曰二世紀亦
載此文而辭不同
此太史公不及整

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
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

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采糲

之食索隱曰采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土甌噉土銚徐廣曰甌一作

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徐廣曰蔽音學蔽一作蔽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蔽蓋

作戰邠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決涇水致

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膚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

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

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

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

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

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

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

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

李廷機曰堯禹惟不自適所以能長享天下二世專用天下適己乃欲享天下無害噫嘻難哉卒之求處監門臣虜而不可得安所稱無害耶

高儀曰世亂大臣持祿欲有特免情狀備露王莽曰即此宜族矣

按督責之術莫過于申韓篇中牽引申韓為証皆以故字轉之文法變化錯綜可與逐客書並觀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畫何待高之指鹿而後素心也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

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

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

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

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

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

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

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

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

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

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

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

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董份曰文字變化妙不可言

增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鑠斷作鑠鑠之鑠鑠金新鑄之金也

董份曰妙在轉解

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隸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非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非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博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博，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博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羊墳首。毛傳曰：牂，羊也。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

之高哉。隋壘之勢異也。

索隱曰：隋，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壘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壘則易。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此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拂反。摩音莫，何反。拂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

李廷機曰：余觀李斯始拒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後，其初心豈至此哉。勢至無如之何，姑溷俗以免禍耳。使二世覺悟，豈非優稱之漆城諫哉。文字亦絕妙。

康海曰：若言於明主，卽是正論。

茅坤曰：斯持祿畏禍，附二世之言，至此誅死而族收之固也。

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隸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非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非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博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博，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博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羊墳首。毛傳曰：牂，羊也。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

王維積曰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按此仍以申韓結截

余有丁曰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公奏不獨趙高也

茅坤曰以二比敘事亦太史公變調又曰看太史公十

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今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

分詳趙高奸惡總來專寫李斯本末

董份曰秦之亡惟此數語耳禍害至是哉

按李斯以為言言高今二世不坐朝廷也

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

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觀，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也。駟案：觀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

董份曰：陰取者，布私惠于民，陰得其心以竊國權也。

李夢陽戲擬趙高答李斯書云：二世使中車府令高

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非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太夫弒其君，慎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

按：丞相斯獄，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去不奏曰：囚安得去？書乃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書，辭甚悲，朕竊恻之，相念其大而殺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損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豈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未嘗不腐心切齒，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

發輒肯自立又矯
吾親屬及大臣茶
毒之出口雖不言
於心獨無恥乎一
詔一令無不自丞
相手出丞相為朕
則得矣如先王何
如天下何往以私
議于丞相丞相乃
曰堯禹以身徇天
下是奚足法丞相
不欲朕為堯禹則
欲為桀紂耶夫讒
賊者不可與共國
阿比者不足以存
君丞相待始皇帝
始皇帝未聽惑左
右窮兵黷武殫天
下財勤事四夷外
內騷動丞相弗止
也既載六王丞相
不以此時強諫按
甲息戈振百姓之
急乃言治馳道與
遊觀以見王之得
意勤為己有抑末
矣且前數事孰與
丞相所自陳丞相
何愛瓊瑤之迹而
輕夫赫赫者也丞
相
治民三十餘年于
茲矣關東盜賊大
起其咎安在丞相
子由三川守與盜
通接險且有狀君
其告諸廷尉李斯
覽

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

書淨泣良久仰天
嗚然嘆曰嗟乎斯
之死固晚矣遂服
辭論具腰斬咸陽
市
茅坤曰自古以讒
賊之言誅功臣未
有不誣以謀反者
董份曰併載此書
見與前所對書阿
二世者大相反
按李斯所謂七
罪乃自侈其極
忠反言以激二
世耳豈知矯殺
扶蘇蒙恬以釀
其君之暴其罪
更有浮于此者
光緒曰余州山
人詩李斯泣五
刑實以倉鼠故
不見三川守車
馬輝衢路巧盡
拙自來利往名

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脇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

獨所以西山
客居然一環堵
錄之以戒貪者
唐順之曰篇中反
覆慨然身世之感
古云貧賤必慕富
貴富貴必履危機
信哉

楊慎曰卦之用字
好吳越春秋亦有
此句法

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
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
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
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
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
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劫不知何人。賊殺
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
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
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
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

光緒曰趙高劫
二世意欲代其
位耳而殿欲壞
者三厥後桓玄
篡位登御床而
地忽陷固知大
位不可圖奸亦
足落奸邪之膽

光緒曰余每讀
秦始皇紀及李
斯傳至此始為
之一快惜其夷
族晚且不足謝
余有丁曰此傳詳
秦事者所以罪斯
之凶秦也

王鑿曰責李斯極
當
趙恒曰因取譽
以輔始皇成帝業
秦之成者斯之功
也持爵祿之重云
云廢嫡立庶秦之
公斯之罪也是斯

爾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高自知天弗與。群
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素本紀云
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
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
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
音敵也子嬰與
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
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
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
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
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
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
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未異

帝秦之功不足償其以秦之罪也本末二字重慶補立庶幾成酷刑以之本也斯之所諫其末耳俗議乃以斯為極忠被誅不察其本則謂斯所秦之功為周召可也按太史公贊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召列似于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庶幾近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謀矯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與以與高其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機上肉爾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呼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免之樂斯真愚人哉

柯維騏設扶蘇自訟書云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為始皇書賚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為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况國聽于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余所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錄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其真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耶夫父子之愛不可解于心者自非反德悖道之人孰不欲其親全今名而身共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聞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嚮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略陳衷悃于冒威嚴不圖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于今三年瞻戀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遠九重之宴巡游天下西祀東封德惠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詞殊不知川途險巇軌同隙供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然而不言坐

命變起蕭牆而荆棘生于朝也臣亦揣往事取儆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于陛下哉嗚呼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亦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忌納君子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者不蒙省察而繫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兮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于汲實由瀆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孽寵陛下無二者之溺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歟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會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讒者特眾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鄜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弃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十五

鳳文官載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